

火盆里的时光

钟芳

“燃萁烘暖夜窗幽,时有新诗趣倡酬。为问灞桥风雪里,何如田舍火炉头?”岁寒之际,读着宋代诗人范成大的《南塘冬夜倡和》,让人不由得想起小时候的冬天,全家人围着一盆炭火而坐的温馨画面。

那时的乡村,天气似乎特别寒冷,为了取暖,家家户户都要生个火盆。火盆的样式有许多种,我们家由于兄妹多,就备了一个大火盆,约一米见方,四只脚,框架用木头做成,中间是一只圆底的铁锅,里面放着从厨房灶膛里掏出的红旺火炭,屋子里很快就热气缭绕、暖意融融。火炭快烧完了,母亲就添些入冬前早已准备好的木炭,压好、拍实,它们所散发的腾腾热气儿,足以令全家享用大半天。没事的时候,左邻右舍来串门儿,团团围在火盆周围暖手暖脚、喝茶聊天,屋外天寒欲雪,屋内温暖如春,让人心生欢喜。

白天父母要出去干活,母亲便架一口砂锅放在火盆上炖菜。有时是满满一锅萝卜排骨汤,水一次加足,不半途添水,始终不加搅拌,任它咕嘟咕嘟地响着,小小火慢炖,这样炖出的汤特别鲜美,浓香阵阵,一缕缕在鼻翼间环绕,溢满整个房屋。晚上,全家人

乐呵呵地围坐在一起,一边有说有笑,一边有滋有味地吃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萝卜排骨汤,顿感寒气全无,暖心又暖胃。我迫不及待地喝上一口,齿颊留香,格外润体怡人,那满嘴鲜香让人回味留恋至今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,经过母亲巧手调制,一个冬天的餐桌都是汤香四溢,温馨而亲切。

晚饭后,母亲早早收拾干净饭桌,专心地做全家人冬天穿的棉衣棉鞋等针线活计。我们兄妹四个在火盆旁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做起作业,写完作业,就听父亲讲过去的故事。欢声笑语中,父亲常在火盆上放个铁架子,用它烤年糕、糍粑之类的,烤到两边黄灿灿,抹上一层腐乳,吃起来又香又脆,我们争着抢着品尝。有时则烤几个红薯或土豆,一两个时辰下来能闻到一股焦香味。父亲用扒火铲将它们一个个从火中扒出,先吹一下灰,再让我们吃。放进嘴里,轻轻地咬上一口,软软糯糯,浓浓的甜蜜在唇齿间蔓延,让人回味无穷。

一盆熊熊的大火,预示着来年的生活红红火火。母亲时不时地把火盆拨旺,红红的火光把每一个人的脸都映得红彤彤的,白天的疲倦和寒冷顿时消失得无影

无踪。待我们上床睡觉后,细心的母亲总会将我们踩过雪水的棉鞋放在火盆旁烤。第二天早晨,我们穿上鞋,感觉既暖和又舒服,上学的路上就不再觉得那么寒冷了。

数九寒冬,滴水成冰的日子,早晨醒来屋里特别凉,我们都赖在被窝里,呆呆地看着窗外雨雪飘飞,久久不愿起床。而母亲却早早地起来,第一件事就是生火烧水做饭。擦燃一根火柴,不一会,投进去的木柴滋滋燃烧,红色的火苗蹿得老高。柴火烧完了,她使用火扒把火炭往火盆里夹。那一盆炭火立刻驱走了严寒,带来了暖意。母亲把我们的小棉裤、小棉袄拿到火盆旁逐一烘烤,等里里外外都烤热乎了,我们就会赶紧起床,钻进暖乎乎的小棉袄棉裤里,身子很快就热乎起来。

岁月匆匆,时光流转。如今,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,暖气、空调、取暖器等各种现代化设备应有尽有,回家时只要推开门,随着遥控器一按,它们便吐着缕缕热流,温暖扑面而来。那烤火取暖的火盆虽然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,但那些与其温暖相伴、其乐融融的日子令我永生难忘,时时在梦中浮现。

陌生的温暖

李晓佳

我踱过去,小心翼翼地把手递给她。

“别放在心里,我只是特别喜欢拍摄腊梅花。”中年妇人朝我甜蜜温婉地笑了起来,笑得好深、好深……

六年前,我在文学微信群里巧遇作家徐老师,便常与她彻夜交流,向她请教写作技巧。我在微信里留言:“徐老师,我写得慢而吃力,您却写得又快又生动,每天都发文十余篇。”徐老师鼓励道:“慢慢来,多看多写作。”我又向徐老师抱怨:“我已经写了五年散文,身边的素材都快写完了。”徐老师答道:“只要生活在继续,文字就可以不断滋长。”

浏览徐老师的朋友圈,知悉她已出版人生第一本散文集《梦回故乡》。“我要买一本。”我点开与她的微信对话框。“好的,我把散文集寄给你。”她简短地回复。

夜里,灯下,我拆开精美的包装盒,轻轻地翻开散文集的第一页,发现一段陌生而又娟秀的字迹:“晓佳,多年来,虽然从未见过你的模样,听过你的声音,但是在艰辛的写作路途中,我曾经那样真诚地给予彼此温暖和慰藉。因此,这本散文集送给你,希望能够帮助你实现出书的梦想。”

多么陌生的微笑、多么含蓄的善意、多么无欲无求的关爱,足以温暖人的一生。

挤进地下铁,车厢里簇拥着陌生的人群,每根扶手栏杆周边都围了四五个年轻人,各自成军,看起来很壮观。我走到邻近的一根栏杆前,上面早已挤满数十只纤细的手指。地铁缓缓开动,我的身体随着列车的节奏轻轻地来回摇晃。这时,我突然发现,站在正对面的平头男子慢慢地伸回了紧握栏杆的双手,转过身去,淹没在熙熙攘攘的人海之中。

“我的运气真好,他一定是快到站了。”我趁势将自己的双手替补在栏杆的空位上,悄声对身边的闺蜜说,嘴角洋溢着得意的笑容。“憨孩子,他是故意让给你的,你难道不出来吗?”闺蜜望着我,神色欣然。

我吃力地走了好几节车厢,果然找到了那抹陌生的身影。霎时,一股暖流滋润我的心田。

去年冬天,我和母亲一道去附近的郊区赏梅。漫山的腊梅竞相绽放,黄色的花瓣润滑透明,如同琥珀雕铸而成,缕缕清香弥漫在空气中,沁人心脾。我忍不住掏出衣袋里的手机,记录母亲抚摸花瓣的美好画面,心里不由得痴痴想:“如果能和母亲合照就更完美了。”

“我帮你们拍一张合影。”陌生的声音在我耳畔响起,我环顾四周,只见一位清瘦的中年妇人站在淡金色的阳光里,面前堆着芬芳的腊梅花束。“感谢您。”

叶红鸟不惊

胡江丰 摄



清爽白菜

宫凤华

农家菜园里,一颗颗白菜比肩而立,整饬而鲜明。白菜个大腰圆,如田间劳作的健硕农妇,白生生的水嫩,洁净素雅、丰腴肥硕,白绿色、石青色呈半透明,气味芬芳。白菜叶如翡翠、茎似凝脂,敦厚中显露端庄,清秀中蕴藏妩媚。

青霜斑驳,白菜修炼得干脆爽,碧玉颜色里,浮躁褪尽见真纯。跟霜前的披散不自持相比,此时的白菜更显端庄静穆、安然稳重,打坐参禅一般,外表粗犷却永葆一颗柔嫩的心,将自己修炼成翡翠之色,呈露纯正情怀。

村庄简约,如同古代寒士,风神俊朗、温润如玉,高远而辽阔。我性喜雪天出门,听踏雪咯吱如蚕嚼桑叶。屋后轻铲几颗沾雪青菜和一颗大白菜,天寒霜重,哈气成烟,地上现清简素描,颇有王子猷雪夜访戴的豪情雅致。

寒风袭人,夕光惨淡,寒雀啾

啾,乡愁空旷无边。兜一身寒气入屋,捧一碗白菜芋粉汤,风雪夜归人,顿觉日子清新如年画。逼仄小屋里,火炉上一锅白菜煨骨头,香气缭绕,让人举箸咀嚼之际,耳畔油然想起雪村那句响遍四方的吆喝:“翠花,上酸菜!”

风雪天,炖白菜汤尤佳。白菜烧豆腐是地道的家常菜,像恬淡的日子,没有张扬的个性,波澜不惊,却平实到极致。这是相濡以沫、白头偕老的执拗,是安贫乐道、宁静致远的境界,充满温情和慈悲。

若有亲朋到访,白菜煨牛肉足见待客的厚道。若放入自家熬制的辣椒油或麻虾酱,热气腾腾,色泽鲜明,让人涎水汹涌而至,吃得主客服服帖帖,豪情万丈,忍不住唱起刘邦的《大风歌》。窗外雪花翩跹,风声飒飒,聆听一曲《斯卡布罗集市》,伤感与怀旧,感恩与悲悯,棉衣裹身般熨帖。音符饱蘸激情,

在冬寒里炸开,直抵灵魂深处,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渺远与旷达。

白菜内敛亲切,叶片极具平民光泽,诗性乡土,入诗入画。古称白菜为“菘”,尊其有松树耐寒的品性。老饕苏轼夸白菜:“白菘类羔豚,冒土出熊蹯。”郑板桥赠友:“白菜青盐糙米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清贫寡淡之余,尽显澄明清雅的人生境界。白石老人笔下的白菜,水墨淋漓,青白肥壮,缀以蚰蚣,妙趣横生。白菜,清白高格,从味蕾的享受上升到精神的愉悦。

霜天雪夜,煨白菜汤,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。煨的是一种情怀,一种清凉古意。此时,一股柔软的乡愁倏忽传遍全身。雪沫乳花,蓼茸蒿笋,都是清欢,一如白菜清汤。做一颗清爽白菜,尘世之外,烟火之中,守望田园,无需雕琢,恪守本真。



海棠果

李陶 摄